

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三

公安 袁中道

遊荷葉山居記

予出山久矣戊申暮春自漁陽歸半載始復上先人丘墓從三橋登舟維于孟溪卽長安里也登岍緩步過珊瑚林往中卽夢與予至此地破一山壁而入見峰巒皆若珊瑚後于此建小蘭若以珊瑚名志所夢且欲老來兄弟聚首辦清泰業也少憇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于先居寂寂無人至予閒步廊廡間拂塵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數行

字大畧記陽雀布穀鳴之早晚及旱澇雨雪疏數之期皆農家語此予王父左溪公筆也語雖朴而有法筆亦遒勁書於嘉靖二十六年至于今幾七十年矣王父世農家然爲人慷慨輕財嘉靖二十四五年間大祲人相食王父散財二千餘金後來稍稍豐隆皆其隱德貽也于廳上右柱間有字數行云伯修冲修于此錄于史碎金記此時正午風和氣爽自望酒一壺自斟一醉是年孺修應省試止伯季在家修業此月每辰作書義一首各臻妙境矣此先太史兄伯修筆也記是年爲萬曆乙酉鄉試孺修卽中卽中修卽

予蓋少年未定字也是時伯修年二十六中即十八
予十六中即赴省試予以病留家塾記伯修書柱時
光景依然在目明年伯修遂首南宮予等相繼出山
今其期不踰二十五年而伯修長逝已七八年矣可
嘆也後堂板扉上又有字數行云漢高云吾萬歲後
魂魄猶思沛中也余自戊子冬離此旅泊十五年夢
中每在此地癸卯冬與散木買舟將入德山偶經過
小憩輒爾流連遂命諸僮剪松誅茱構小室松風澗
之後闢地柘圃明年移家居之將遂老焉與諸叔痛
飲荷葉山下濫醉三萬六千回吾願畢矣不復知人

間有三公也。後又書云：構小室之日，王路菴僧來辭，將歸吳，附一經乞。王百谷書額門榜，荷葉山房、次松風澗堂、榜淨綠堂、斜月廊，在堂之後。梅花之右，取李羣玉詩也。花之西，葺小室曰梅花與百谷老矣，未知健飲否。諸額未知何時見還，且未知此字到時。余室皆落否也。書此以俟。復有書云：丁未入村中，諸扁久至，而予室未成，且不知何日果此願也。此皆中郎筆也。前所書俱癸卯年後書，則丁未中郎頗有山栖之志。入都聯復了宦跡耳。而銓曹之命下，恐山居之志未易輒遂也。前廳柱上又有數行云：壬辰携家入縣。

至壬寅復携家來此一別松楸十年往矣記入城時
心浮志躁世機熾然不息有若醉象迄南北萍飄所
志不就經歷生歿升沉之變始覺此念漸灰捨喧入
寂而今而後水邊林下逍遙自適永作村里間閭人
矣此予壬寅筆也初意欲隱里中明年就京兆試得
雋春闈下第歸來遂復移家入城市云已步至中郎
荷葉山房中前有水一曲清泓可愛松櫟俱茂盛古
槐參天梅花初吐萼此地乃伯修少時修業處二十
舉于鄉抱病復養病于此栽花種竹習養生家言甚
覺閒靜後來仕宦雖外號爲得意而奔忙倥傯求山

居之適不可得矣。嗟呼。予本農家。祖父皆世享田間之樂。後來相繼出山。伯修爲從官。遂不復再見此地。今已久去世中。卽與予方逐逐世路。未知稅駕。不知將來得秉耜山間。了夢中一段公案否也。因復書數語于柱。以志不忘云。時萬曆戊申除夕先一日也。

澧遊記一

去予里孟溪一舍爲涔水。楚詞所云涔陽極浦者也。兩岸多垂楊。漁家櫓比茂樹。清流真可銷夏。出斑竹大士浦。卽涔水入澧之處。按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涔水

會稱滌澧至澧州與冷水會稱泔澧過此至安鄉與澹水會稱澹澧王仲宣所云悠悠澹澧者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而虞喜以爲江沅別流誤矣獨禹貢導江有東至于澧一語吾友雷太史何思疑今江路不蒙作公安志序曾拈以問中郎中郎亦未及答至今思之當懷山襄陵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九江今沅湘九水是也東陵今巴陵也江偕九水入洞庭以

趨潯陽雲夢始出而江洪之在雲夢中者始了了可
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注水經于江陵枝迴洲之
下有南北江之名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
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
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然可考無足疑
者從涪澧交會之處西上十餘里有千家之聚名曰
津市對岍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
范二僊飛昇處也其水直下千尺洞見石底石上綠
苔如髯鬚如長帚尾隨風蕩漾潛鱗動介翕翕可拾
昔酈道元謂茹水注澧漏石分沙茹水出今慈利龍

茹山注于澧此去甚遠所謂漏石分沙者湛然無以異也則凡澧皆然不獨茹溪矣層峯相接處屋忽出人家住其上松栢蒼鬱艤舟閒步樹中枕山阿有寺倚崖臨流喬松曲抱涉顛見領掖諸山松雲嬌姁惟此如小兒頭上髻樹不能障可望遠水如聚雪此處山空水碧去予里至近行年四十乃一至豈非以入華陽國中、被以邸第之名故令福地埋沒遺之蠟屐外耶可嘆也

澧遊記二

從山下易小舟上灘山前有洲如月水依山傍洲成

九曲洲上楊柳森秀山間尤多偃蓋之松從此水益清了了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已至灋遊城北龍潭寺卽龍潭信道場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杪臺也寺面大溪水道甚遠有辛夷樹四五株皆合抱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杪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靈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竭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綫久參者未可直呼爲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入城依睥睨行至遇仙樓少憩宋乾

道中喬守遜遇呂仙子此故爲樓以識其事樓跨臨水望遠近諸山如列髻可數其下爲僊明州亦曰僊眠相傳回道入醉岳陽飛渡洞庭于此地藉草酣眠故洲得其名矣僊無所不至而獨戀戀此邦意者人間穢濁上真厭惡此邦濱于洞庭從萬頃雪濤中峙此煙雲世界宜爲仙人之所栖托圖經號爲神僊窟宅有以也昔茂陵劉郎老不解事作妖妄一語遂爲千古腐儒口實如回道入舊蹟昔賢遇之誌載之故老能言之豈盡屬古強蒸誕語哉近嘉隆間去此百餘里觀國山有女真苟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

初田間婦耳遇一媼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
朗徹洞明教典發言奇中神于耆蔡不可枚舉嘉靖
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之不至微示以攀髯之兆次
年龍馭上賓卒如其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今相
去不過三十餘年耳澧中父老猶有親領其罄咳者
予舅龔夾山及老醫陳生與予言其晤對事甚悉甫
一見卽與夾山譚學陳生譚素問若故相識予謂此
女黃冠卽不敢望南岳夫人萼綠華等亦何減易遷
宮中諸淑媛也由此觀之神仙之事有取無取以爲
有而寧裳濡足輕信方士幻化之譚者固無足取以

爲無而排斥之者其見亦魏文火布滕修蝦鬚類也
仙眠洲上有亭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詩思清逸而
冶真所謂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
者也坐洲上看水紋如練聲等哀玉爲之徘徊不能
去予謂游人曰今日面對者皆文山綺水神交者皆
禪宗仙伯詩人亦一奇也有客曰仙禪目所未見近
于荒唐不若詩人真實予曰皆真實也昔李羣玉以
詩鳴于今千餘年矣而更無有人追步之者若直以
目所未見求之卽詩人亦荒唐矣相與大咲浮白數
十而歸

澧遊記三

涉蘭江觀于繡水遂泛舟往游彭山江底有蘭居民
曾有見之者楚詞所云江有蘭也過金鴨灘灘水上
沸奔雷轉石聲聞四五里近山前爲沅州楚詞所云
沅有芷也捨舟登山息于祠中戶外遠近峰巒雲崩
霧裂予謂游侶曰此隱隱者皆何山也游侶曰澧爲
煙雲之聚而其最勝者南有藥山卽惟儼禪師見月
長嘯處也上有清泉怪石靈花異草西南有浮山卽
浮丘子采藥煉丹處如清玉之壇白鹿之水淙淙四
注泠泠清人肌膚西北有太清山卽李凝陽仙人得

道處也遠間飛岩靈泉秘洞尤于諸山爲甲至于交
山燕子山等皆肩隨踵接羽翼煙嵐巖居士久住于此
一一以蠟屐收之可也予曰有是哉予將擇其勝而
老焉會游侶多乞書者予畧揮灑數紙獨游山後見
澄江如委練侍兒取石下櫟山背滑不受石石不得
住數跳而入江激濤若雪以爲樂下山飲于老梅樹
下月上始登舟歸山以唐高祖子李元則爲刺史有
善政民祠于此故名元則先以奢汰得過後改王遂
爲循吏益文采不及東阿而政事過之可祠也

過藥山大龍山記

將爲鼎州之遊、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過清化驛、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箒解籜、經藥山、山尤竦秀、以其上多芍藥、故名、卽李太守翱問法儼師處也、翱通名理、工文詞、獨詩不多見、僅見此雲天瓶水一絕、然矢口卽成佳句、亦是見爾時詩道之盛、餘如藥山者甚多、都不暇訊其名數目、來山路升若梯雲、俯若繙井、每自下而上、至兩山相接、中開一罅之處、則前山忽躍而出、一日中數隱數現、如相與爲迷藏之戲、至大龍驛、信步閒遊、過橋流水淙淙、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郊園也、喬松夾

道十餘里流水遶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中峰壁立兩山環抱袖舉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蘿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依山傍林時有田疇漸近繡壁千丈有若屏几深林陰肅悲風忽起林葉皆鳴遂尋舊路歸按此故祖庭也當法道勝時與衆山皆爲選佛之場各寘雲郵以待瞻風之客而今遂爲王家幽宮矣豈盛衰各自有時抑五葉飄零永絕唱導者耶噫自青鳥之說行而天下之名山洞壑青豆赤華之舍幾無完膚其已夷爲瓦礫鞠爲茂草者猶有可原甚乃有寶地無恙珠林不改而拽絀容拆

璇題夷率波以藏枯骨者、吳越之間、相習成風、始無
論法道平沉、相教磨滅而點浣煙雲、攘據峰巒、將使
岩棲谷飲之士、何所歸乎哉、可爲永嘆、

遊德山記

沅水竹箭而下、經枉渚、其上爲德山、楚詞云、朝發枉
渚兮夕宿辰陽、酈元云、沅水東、歷小澧、謂之枉渚、渚
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卽此山也、捨舟登山、有老樹五
六株、盤結石巖中、根磊磊爲怪石、門徑依山傍澗、澗
水流入沅、首後作雪瀑澗、外松栢蒼鬱、乃榮邸公鬣
處也、可百武爲塔院、門內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

心數字禮塔守僧喃喃塔長再來之識量之杳杳二
寸餘出院山徑坦迤竹樹駢羅里許至寺寺內古栢
二如青石一峰上飾瓔珞千年物也殿甚壯麗與渚
官羅舍宅相伯仲四維皆山如虎落圍之後有平園
老人詩碑其左腋嶺上皆修篁無隙地予閒步竹中
思年來江南之竹無處不筍惟此地檀欒如故居此
者無論岩壑之勝卽終日晤對此君目視淨綠之色
耳聽哀玉之響而飽食其筍亦足以老矣日已暮遂
至殿左青蓮社夜飲予謂游侶曰世外之法有窮而
必變者捧喝是也何者人心貢高日甚道念日微行

之不盈其狂則滋之謫乘此時而通以清泰之樂最爲穩實今有練達開士行之矣夜中雨滴竹葉時復鏗然曉枕上聞黃鸝聲入耳圓滑起視初日出松中一山皆霧露出殿右掖遍嶺仍多修竹間以古楸下嶺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株可蔽復登嶺覓孤峯路稍倦則倚竹息時有流泉出竹中與風篁相和屢蹊始至善卷臺善卷卽舜時糝糠九五遠遁巖谷者也臺可望遠其近者爲善卷村卽其耕耘之處雲林霧畦隱吟相望下有小河名釣灣以卷常把釣于此得名酈氏所云披溪蔭渚長川逕則者是此水矣此水一

縷直通茶山每歲茶戶載茶從此出兩岍多峰巒旁
溪若織甚可泛從臺北登孤峰頂大江積雪圍繞郡
城若浮芥梁山旖覆其後隱隱接武山餘則煙雲枕
簾不可復識孤峯下引若龍象之飲于江其鼻端方
營浮圖未成大都山以樹而妍以石而蒼以水而活
予之施施山間也遇老樹槎枒則少立遇石骨崢嶸
則少坐遇嶂披樹斷遠見江色如鬢鬟之對明鏡湛
然發其妖情則爲之終日徘徊而不忍去此山惟孤
峰可瞰江得一佳練若于此以窮其朝朝暮暮之變
態快矣復尋舊路歸蓮社游侶問予曰善卷之讓天

下也。于佛法何居。予曰。昔調御之丈夫。莫不塵三輪而芥七寶。後來學之者。亦往往高謝世榮。栖神巖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籠不住而呼不回者。始可以擔荷此事。若垂涎薌羶。柔同繞指。慘春漿。嚇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業。我未之聞也。如善卷輩。真可與共學矣。是夜遂別山靈歸舟。

遊桃源記

巳酉春孟。客鼎州。山雨日來。至是霽。予曰。此天所以資游人也。遂從上石櫃。買舟游桃源。過槐花堤。風颭。殿上帆。兩岸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初欲游桃源好事。

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予曰今梅花正開以一梅
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嫣然作嫩綠色長條漸垂
已忽聞沸水聲如雷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
如棧道故亦名梁棧而上危下欹逐處皆以細杉爲
柱密若魚網惟前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濶導魚
入梁也一里許凡三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聲然
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望見河湫山至
山下暮矣但聞流泉聲汨汨入夢曉登山卽武山也
自德山遡江而西兩岸皆平疇沃野山盡伏至是始
稍稍起武山不甚高而峰巒曲抱不識山顛所在屢

陟始見山閣軒窗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孟浩然所云水迴青嶂合者卽此地也下山至山脚石根上少息石色如頽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卽當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墳起卽武水之源也石如舌者爲千萬年水所嚙橫泐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餘竅如袖者緣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窠水痕中可坐掬江流六魚時擲中卽記此處但云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非水落石出不見十餘里過鄒溪漸近桃源縣山欲起而復伏如馬受銜而未卽

駛如帆將挂而未卽張如鸞翔鳳翥欲往而尚有侍
也夜宿邑之近郭微雨滴瀝甚爲山程憂曉霧急往
學宮石墀上看山前此自武山來山之欲起而復伏
者至是兩岸之山始大起其穎秀玲瓏竦峭瘦削若
有鉞刃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也舟過山下見一壁
中泐其半落水苔蘚蝕剥骨甚遒勁酈氏所云顏巖
臨水浮響若鐘者信不虛也此後山勢歛側冶媚又
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至白馬
江雪濤掀舞震蕩峯巒漣浣草木所謂白馬浪光天
也由渡口入花源行亂山中幾迷路久之見一門有

斜徑可陟、乃花源後戶、其上卽瞿童淪鼎池也。梅花五六株、如積雪、照耀空谷。時渴極、飲清泠酒數盞、并以酌花池上室、宇甚敞。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宮。萬山圍繞、了無出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天桃夾道、可半里許。兩山中裂若永巷、內有亭可憩。前有池、流泉鏗然如玉。雪鳴時、山行七八里、倦極。五內皆熱、忽聞泉瀉澄潭、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盃、循水脉行、漸涉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駭、鉅

峻嶒深碧若靈壁英石又上數百步左壁有小碑一
爲苔蝕蓋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僧云
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
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
康樂咲人或云山腹皆空度此穴卽僊都矣恐有仙
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上
有石池沝泉洶湧下注欲崩崖亭十笏許據石小飲
欲再窮泉脉而磴甚危不可復升遂尋舊路下至前
夾道夭桃處山僧曰過半凡則數里紅酣燦人目曠
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山口時有紅梅至小溪已暮入

舟中與游侶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真所謂二士
入桃源也相與大咲曉辭花源出水溪口山皆伏是
爲鈔蘿村左右遠山疊疊皆在數十里外與游侶夾
一枰未終而舟人呼曰看山訊之則仙蛻石也蓋至
仙蛻石而兩岍之山又起矣石數千百丈側立水中
皆霞紋襍以綠蘚若劈若裂鍾鼎几案龍鳳象馬之
形種種具備磊磊入潭亭亭直上顛或外窺根復內
却仰而睇之旣已瓜削不受一座捷猿莫攀飛鳥靡
託理絕穿鑿而方洞纍纍內有黃腸俗云仙蛻仙與
非仙不可知要之必鬼工也里許至漁仙寺閣覆洞

外可眺遠山旁又有洞二云伏波避暑室過洞三峯錯峙石理斑斕旋螺而上間有隙地可室別漁仙山漸伏登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破浪頃刻十餘里俄雲霧中見有一峰亭亭若鬢髻者訊之則穿石也蓋至穿石而兩岸之山又起矣一壁峙水上作精鏐色中穿如大圓鏡望前山疊疊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愛玩登舟回視之宛似香象截流而渡亂石出水中大類突星灘日已暮雨漸注遂維舟亂石中至曉雨不止予起披衣坐淋淋滴蓬窻有聲一舟人皆熟寐甚清寂辰後稍霽乃留舟穿石覓一小舫携健夫

數人以往去穿后十餘里漸近鏡內所見諸山夾道
林立澆濯之餘妖情百出入雲巖壁皆千峰萬峰攢
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滌迴翻成動物蓋山遠
易于取態至近而態不失者絕少惟此一帶山愈近
愈活至清湘溪水頻爲山所約欲窮去路山至此如
陣如城如千葉青蓮如畫中所稱拖子之頭道子之
脚無不具備實爲佳山水之聚恨夙生福薄不得于
此溪畔作漁郎也近僊掌巖山又稍稍伏凍雨大作
微霰四集濃寒中人呼酒敵之甫十餘行俄見有若
博山爐孤峙水上者訊之則水心巖也蓋至水心巖

而兩岸之山又起矣。巖四周直上如削不挂纖塵。骨理沉蒼砂翠爛然。遠壁澄潭若有蛟潛龍蟄可怖。日已暮舟小不堪住。近巖有溪曰魚網亦曰怡望。溪畔有人家可宿。移舟以往。黑夜隱隱見兩岸石突兀如虎豹尤可畏。至則葦門草舍土窟燔枯而坐共取酒劇譚醉肱卧案上覺則天已黎明聞青衣大叫曰雪深三寸矣急起視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登舟繞巖數匝巖色照人石級爲雪封不得上。然大約匝而觀之已窮其勝不必登也。往中即與予言花源道上之勝戲謂此生得住魚網溪上每日棹小舟繞巖十匝。

言願畢矣誠哉是言也魚網溪穿山中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溪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巖以上山復伏望遠山一帶高寒峭倩兩岨之山復大起然灘水愈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硯山筆牀反至穿石復登故舟舟疾于飛夜宿桃源縣大約水上看山惟三峽與桃源耳三峽雄奇桃源秀遠三峽馬史也桃源班漢也三峽子美詩也桃源摩詰詩也第瞿唐灩澦之勝常以險奪而此地一舟汎汎無風濤之怖若以一小樓船載書畫携酒核邀二三

朋友終日盤桓其中友山客而侶漁仙快可知矣歸
卽于澧浦治看山舟歲歲來作花源遊客山靈實聞
予言是行也以春孟廿二日丙午發舟至廿六日辛
亥返棹游侶爲龍君超王吉人郝公琰也

東遊日記

予以萬曆戊申春自都門歸居家一年餘矣質管谷
中修竹日茂淨綠數十畝冷冷照人中又增臺榭數
處真可閉門讀書優游卒歲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
家累逼迫外緣倥傯俗客濶擾了無閒時以此欲離
家遠游一者吳越山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良朋勝

友上之以學問相印證次之以晤言消永日又生有
幾當趣色力健時了之一旦老病漸侵卽效宗少文
卧遊故事亦已寂寞矣遊志旣決復細籌遊程所宜
蓋向者鬻舟而行往往人境會心可以久淹者多爲
長年輩促之解維不得自由不若自製一舟載琴書
樽杓邀良朋數人汎汎水上緩急險夷惟已所便亦
大快事也昔張思光無宅可居權牽小舟往來太貧
吾不能爲陶峴置三舟一載賓客一載糗糧一載妓
樂與孟雲卿輩優游湖湘江漢之間當時號水僊太
奢吾亦不能爲惟張志和汎家浮宅嬉遊雪蓑自稱

煙波釣徒趙子固常以一舟泊沙渚間看夕陽晚霽
爲樂吾慕而欲效之乃自往沙頭鳩工治舟度兩月
可遂吾事而會有以小樓船鬻者急秤直易之木理
甚堅且有軒窗可以覽眺于是命工稍加葺理不數
日舟中所宜有者皆備泛而樂之而自名之曰汎鳧
用楚詞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語
也汎汎隨波屈生非不知其樂但宗國受難忍之辱
旁觀抑鬱自不容苟延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
不與人家國事偷以全軀正其事也或曰太平之世
全軀何用于偷予曰全軀誠不待偷而軀之間則待

偷也試觀入世逐日奔波大者鵬管甚曠小者螻旋
不息鈎鎖連環老而益甚直至瞑而戢之一木則已
矣然則生斯世也何人肯容人閒何人肯自閒又何
時可閒自非一種慧人巧取密伺如偷兒之竊物閒
恐未必得也故予非偷以全軀也偷閒也抑又思之
予旣不能處忙若閒又不肯捨閒就忙苟心本愛閒
而境常值忙心境相違必交戰而不自得神情窘迫
而飲水發狂之病隨之則謂偷閒卽所以全軀也亦
可遊舟旣成乃移之公安江潯運舟中裝遂以三月
之十八日巳亥從公安發舟僭者爲山人金鬚一甫

是日風和氣爽泊于剡穴卽九穴之一也昔江漢于此處交會久已塞近議開開之誠便第往時洩江流以平其怒者口有十三穴有九今盡夷而以一穴受之夏秋江水暴漲所損必多况數百年來所捐以予江者盡成膏腴今一開必且付之洪濤怨咨叢起終成道旁之築無能爲也庚子辰泊石首石首近城有兩山東爲繡林以玄德娶孫夫人時山石皆被緹錦故名繡林矣又名岐陽其顛平揖江光靜聽素瀨下有怪石林立波間是爲劉郎浦也其南爲龍蓋峰卽李藥師征蕭詵屯軍處去江較遠而望華容山色若

聚墨點黛亦一勝處數月前與長石諸公一一遊歷
矣今日對此惟殮香色展可不躡也辛丑子夜風靜
江月如畫水平千砥遂發舟予亦披衣起坐開軒窓
四顧龍蓋繡林諸山澹澹漠漠予清坐少頃復卧醒
時初日已上舟窓矣抵調弦驛以伯牙調弦于此
得名過墨山下山巒亦娟秀追憶萬曆癸巳伯脩中
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予行間著東遊記極言
此山之奇蓋予時年少未見諸名勝也後甲午丁酉
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
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

于玄石似卽此山然志載玄石又在墨山之北則玄石與墨山非一山也華容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石門又與墨山相接昔張岳陽謂二山相連中有禪堂道觀天下絕景其詩所謂雲與峯萬變者卽此地也何時衆糧深入一一窮其奧乎墨山窮處有一峰多磊磊之石畫家所云礬石是也其極高處有一石如彈丸寘于山顛若累棊可怖按水經江水經石首竹畦之後卽至下雋而縈繞墨山左右皆不書豈亦有遺漏耶下雋卽岳陽也壬寅過瓦子灣晚抵巴陵西江口沅湘等九水于此會江春夏間江流甚雄九

水却避故匯而成壑是謂洞庭湖湖畔見君山如長
眉一抹隱見雪浪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
居焉出入多飄風暴雨每每遊者多以風惡返棹故
人呼爲有緣山所云二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
女也謠訛久矣秦皇顙山世多傳之而酈氏云漢武
于此射蛟不知何據至如王子年金堂玉女之說亦
甚荒唐獨謂屈原以忠見斥乃赴清冷之淵神遊天
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謂之水仙立祠此山漢末猶
存則予深感其言夫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爲輕塵
爲冷風甚壯爲攝山之怪蟒而屈子侘傺一時沒而

賓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
今山上以祠柳秀才殊無謂予謂當追兩漢事祠屈
子而題曰水仙歲取髻中之田爲之蒸嘗用寒玉景
差等配享以獎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
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冶才遠性
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
雪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爲之供養不然神不散
也王子年之言足爲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此
山有石穴潛通吳包山郭景純所云巴陵地道者也
予方作吳游安得從地道走包山而免長江之險乎

是又可發笑也癸卯欲往岳陽樓而夢中已聞櫓聲
趨止之舟人云風順難得趁風色行矣華容東山墨
山及君山皆當作一度遊需以歲月非草草可盡者
異日居家稍閒如不歷探者有如此水矣過城陵磯
磯以山得名越此爲彭城磯玉澗水從此入江下爲
白螺山卽水經所謂江水又東逕白螺山南者也白
螺一魁父丘耳載于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滌之
經與注皆畧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
風帆甚駛一瞬已過烏林赤壁隱隱見亂石鱗次魏
武之敗正是此地所謂走華容道者卽今監利也以

是時監利石首公安皆名華容矣赤壁下爲陸磯口
磯以陸水得名晚泊嘉魚望見魚嶽山有水從內出
江乃景水也陵谷變遷魚嶽山原在大江中楊子洲
南今去水已遠山在平地矣獨江上之山自君山以
後城陵鹿角奔騰天際及過臨湘千峰疊疊意卽所
云魚梁象骨大雲響山諸名勝乎惜乎不得遊也乙
巳過脾洲見金口諸山澹澹之峯湛湛之水落日沙
渚微風細浪此中大有佳趣丙午至武昌步長街息
于黃鶴樓予不登此樓十三年矣舊樓已燬今新初
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

故也考水牒大畧近鸚鵡洲尾爲船官浦一名黃軍
浦吳將黃蓋屯軍處往來商舟之會今金沙洲正是
黃軍浦東卽黃鵠山其下爲黃鵠岸岸下爲鵠灣正
今黃鵠磯也或曰山磯皆爲黃鵠而樓何獨以黃鶴
名予曰鵠與鶴一也鵠卽鶴音之轉漢昭時黃鵠下
建章宮大液池而歌乃名黃鵠今京口有黃鶴山而
宋史戴若思傳內則云京口之黃鵠山可知鶴鵠三
字古人通用獨酈道元注江水謂鄂之船官浦東卽
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則甚謬按
戴顒字仲若世居會稽剡縣後以病就醫吳下時宋

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期好迎來止黃
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憇于此澗義季
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鼓琴竝新登今
京口鶴林寺古竹院卽其遺跡與江夏之黃鵠山了
不相涉道元因黃鵠二字偶同遂妄引其事甚矣著
作之難也此處舊有南樓宋朝最盛所謂鄂州南樓
天下無也下瞰南湖芰荷彌望中爲橋曰廣平翼以
水閣觀山谷十里芰荷之句則其秀媚可知爾時黃
鶴樓僅存遺址近日黃鶴樓稱盛而覓南樓之跡不
可得矣惟城中有湖猶種蓮花四圍穢濁寧堪遊覽

一盛一衰各自有時也下樓出城過黃鵠磯入水月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數日來闌入酒社意味殊不佳至己酉始移舟漢陽登東門樓望武昌八分山如展旆山以山分八字語得名繞城而北至大別寺子瞻舊有大別方丈銘碑石已毀舊傳有禹時栢憶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栢尚在矣山下釜鬣如粟類逝多林雨至登舟候霽三春已旣爲之一嘆至四月初二日癸丑移舟晴川閣下登閣閣中借妍武昌故益其勝上大別山山在江漢間江水雄奇漢水清美各極其致名最古紀于禹貢左傳吳

伐郢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卽此處也亦名翼際相傳山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漢口市卽古却月城也甲寅晨過陽邏至團風望見麻城龜峰諸山晚泊黃州卽古邾也楚宣王滅邾屠此後爲黃歇封邑子瞻曰黃州去州十五里有女王城尚經以爲春申舊城非也春申封于吳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遺跡可據乃昔人又云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黃爲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斬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封焉如

田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歌始
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常去國立廟者後人
追作之也其語更核矣丙辰作赤壁游赤壁在嘉魚
此名赤鼻所云斗入江中石室如舟者也內有子瞻
祠臨水有石亭蜀雪未漲去江稍遠舊傳有徐公洞
圖經云是徐邈定非魏徐邈也山嶮深處稍有洞痕
祠內藏諸石刻臨摹展轉失真向見乳母碑是近年
出土者的是公手筆惜不在祠中赤壁二賦近時人
議其體裁當卜居漁父向獨龍湖老子謂前賦近
十理障真是巨眼盖入理深譚門外人皆環之不知

正是死語如嚼飯與人轉益其穢此翁道破始覺纏
縛不少下有龜石卽白龜潛以爲毛寶事非也寶守
邾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死城中以放龜獲祐者寶
部下士也惜逸其名矣讀子瞻賦覺此地深林邃石
幽樵不可測度韓子蒼陸放翁去公未遠至此已云
是一茆阜了無可觀危巢栖鶻皆爲夢語故知一經
文人舌頰嫖母化爲夷施老秃鷄皆作繡鴛鴦矣大
約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赤壁不依城間有竹樹
猶存野意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爲闕闔較往時
更爲喧囂訊所云東坡者已迷其迹矣按圖東坡原

在州東門外稍平曠處忽起一壟內有雪堂有居士
及四望二亭南有小橋取莫忘小橋流水句也東有
暗井取走報暗井出句也丘壑趣深故極意點綴以
成栖隱之樂如所云流水暗泉特依稀有之耳坡西
舊有竹林號南坡宋時屬古氏物夫東坡尚不可尋
况南坡乎追思子瞻謫于此年近五旬已思爲終
老之計故孜孜求田曾欲鬻定襄田矣欲鬻荆南頭
湖田矣欲鬻武昌田矣至螺獅店看田欲鬻蘄水田
矣而皆不遂也不特此處也一生如鵲繞樹三匝無
依曾欲鬻匡山田矣欲鬻金陵田矣欲鬻伊川田矣

欲鬻泗上田矣欲鬻白沙田矣欲鬻浮玉田矣而皆
不遂也嘗自云吾無所求于世矣惟須二頃田以充
餽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雖一
飽不可輕得也耶甚矣其困躓也惟陽羨田自嘉祐
二年唱弟錫宴與蔣魏公接席遂約卜居後倅錢塘
諉親戚單生成之海上歸來遂以爲終老之所而亦
竟未享也受世網羅東移西徙欲優游無事遂北窻
東臯之樂也豈可得哉予謂世間自有一種名流欲
隱不能隱者非獨謂有挾欲伸不肯高舉也大都其
骨剛而其情多膩骨剛則恒欲逃世而情膩則又不

能無求于世。感情爲剛骨所持。故恒與世相左。其底必不達。而剛骨又爲臆情所牽。故復與世相逐。其隱必不成。于是口常言隱。而身常處宦。欲去不能。欲出不遂。以至徘徊不決。而嬰金木。蹈網羅者。有之矣。夫惟骨剛而情不臆者。乃能耐寂寞。而可以隱耳。能耐寂寞而不須絲竹。日能耐寂寞而不須粉黛。口能耐寂寞而不須肥甘。身能耐寂寞而不須安逸。門戶能耐寂寞而不須光榮。名姓能耐寂寞而不須稱揚。可以躬耕。可以力鋤。可以牧犢。可以傭春。可以爲監門。卒可以爲掬河夫。可以一布障。前後可以寒夜。無被。

可以沿門作乞兒可以任兒子之蓬頭歷齒而了無
愧怍可以死無植骨之所而任烏鳶螻蟻食猛拚此
苦而後能伸其志節作世外人龍戢其鱗鳳潛其羽
九天九淵安往不適豈與櫪中之馬臂上之鷹較苦
樂哉昔淵明骨剛而其情不賦故能保其隱樂天骨
剛情賦而持之于口故能免禍子瞻骨甚剛情少賦
而舌端筆端其峰正不可當宜其有嶺海之行也雖
然其爲剛骨等也骨若不剛則不得爲名士矣吾輩
當保其剛骨制其賦情而更力持于舌端筆端庶汎
汎長作水上之鳬而閒可偷軀可全也丁巳欲過武

昌訪寒溪九曲之勝以雨不果惟向江上望西山煙嵐隱隱黃州得武昌而妍子瞻之謫賴有此也此地原名東鄂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徙治于表山東卽樊山也至黃龍元年權遷建業始命將屯守晉惠帝永平中于此置江州大尉庾亮之所鎮也則庾樓正在此地今以爲潯陽事非矣近道士洑見怪石一壁蒼籐綠莎糾結倩媚韶秀自此一路兩山夾岸峯巒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遠耶非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

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湓山注于江上多市
笛竹簞者竹本笛材以作簞亦名蘼葉宿于伍家穴
戊午曉雨稍止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
游之興因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或問山何以廬
名予曰此亦千古未折之疑也據豫章舊志則廬俗
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于鄱陽曰越
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
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
栖止此山時人呼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
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

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也予觀山海經內海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書創自太禹遠矣山以所姓所居得名江復何說山水相依故有此稱酈氏之說當矣至九江泊于江口城內舊有九疊樓已廢江上有琵琶亭卽白司馬淚濕青衫處也亦荒蕪予謂名人托跡之地江山千載猶香何乃寂寂至此近日學詩者纔把筆卽絕口不言長慶如琵琶行使李杜爲之未必能過大都元白之警策處亦自有李杜李杜之流暢處亦自有元白未可輕議也或曰樂天學道者然讀其詩予得失之

際何介介也予曰夫未免有情榮謝辱來其始何得
無動蓋至徘徊東西林躡飛雲履仰看山俯聽泉築
草堂鑿蓮花池則遷謫之感頓爲銷冰點雪矣寧同
長戚戚者予觀樂天從此地漸跼華廬年纔五十餘
耳卽退求散地爲尹輒去拜刺史不出方太和開成
會昌間士大夫對壘交乎磨戛不休懼其事者多爲
嶺海萬里之行而樂天優游履道里宅中卧天竺石
玩華亭鶴種折腰菱聽霓裳曲者數十年此其先幾
之哲亦何可及姻虞卿而不累其事暱元牛而不附
其黨重于裴公而不受其恩妬于李文饒而不重其

怨入羣不亂涉水不濡幾于有道者而猶以得失介
介議之過矣正覓簡輿作廬山游而髯等皆云夏火
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急走吳越覓一淨藍消夏此地
往來必經無難再至徐之可也予善其言遂放舟東
下此後山色甚佳煙縹霧崖雲封日耀綠擁藍堆前
絕夜泊湖口對岸捲簾看水月遠望石鐘幙頭諸山
所謂真山作假山者恨不得遊也石鐘有二一曰上
鐘一曰下鐘叩之鏗然生韻自成宮商迥異常石故
以鐘名而予瞻直謂水石相搏之聲此盼臆語耳及
後自海南歸爲人跋其所作石鐘記云錢塘自靈隱

至上下天竹谿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
鑿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天籟無所不在則亦自知
其語之誤矣雖然誤赤壁而得一賦誤石鐘而得一
記淋漓一時芳潤千古其誤何可及也已未以過湖
口鑄關尼一日午後看諸山出雲幻甚日暮步楊林
入古廟一雙煮茗共坐說年來事如天寶父老也庚
申過湖口山勢生動望彭蠡積雪連天直與赤沙青
草相伯仲一日宮亭神甚靈能分風幾流往時丘文
莊夫人入都過此夜半夢一神人語之曰我戚編脩
瀾也明日湖中大風隻鷁無存我與汝夫君爲同官

誼相關切特來救汝可移登岸醒卽捨舟移棲古寺
中俄頃風大作揚石飛沙者一日餘湖中舟皆覆溺
而夫人得免文莊知之上聞于朝遣使諭祭而自爲
文以告大畧謂世人相與稍涉利害卽掉臂不顧甚
且不難下石而大史于冥冥之際不忘故人拯其妻
子情深誼重可媿澆俗有味哉其言之也臧字文淵
死爲水神于此今其文具在集中文莊大儒舌理七
重不作幻語請著無鬼論者觀之風逆黑雲滿江怒
雷隱隱急走至鮎魚口泊辛酉帆上得一角風太猛
息于荻林過小孤壁立如髻石膚間皓白若雪直上

無蹊陸放翁曾遊有記極言金焦落星不及時駭浪
飛濤得岸爲幸不暇問登涉事至馬當山色益岿嶮
卽風送王勃處也勃父時爲交趾令往省之先是勃
匿一官奴後同官知之勃卽殺其人以滅口發覺除
名其父坐此謫官福峙有譽兒癖譽兒竟何如也海
上之災其冤鬼爲祟耶考所遇者卽水府神也與勃
有緣已應沉溺之兆矣今其上有廟存陸魯望以此
地合太行呂梁之險信然風起浪惡走泊東流卽舊
彭澤縣治唐始改東流昔王摩詰謂陶令不耻乞食
而耻折腰比之不鞭其後予謂遊朱門如蓬華侶侯

王如鷗鷺此圓通之說也體局于圭組而暢于薜荔
神憊于魏闕而健于巉巖此高士之致也舉世炎炎
有如膏火安可無清冷雲也柰何復以圓人之語繩
之數月來行楚尾吳頭間所玄對者君山匡山而所
與神交者蘇子瞻白樂天陶元亮也是一快也壬戌
風雨不止不成行掃地焚香而坐邑外多楊柳濃陰
散步其下歸來開窻風細細入襟袂亥早已改纜而
北風正勁予曰此處無風波未常不可住也飯後步
佳樹林見山色秀甚自潯陽至此未常斷也初見其
層峯疊嶂誤以爲九子訊之土人非也土人亦不盡

悉其名但依稀云某歷山某花山不可得而詳也然其玲瓏秀冶亦可父匡廬而兄九子矣甲子風逆甚泊舟東流北門小港中見石磯上有亭軒訊人則陶公菊江亭也垂柳出石罅中嫋嫋可愛丙寅風雨稍止過黃石磯一名石茨圻高處有小蘭若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城外有浮圖頗壯麗雨色稍霽復行近李陽驛有小渠者二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住處也泊舟散步至太子廟丁卯風雨復作仍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雨滴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鮮魚可市遂爲一醉戊辰過

池州住老洲望九華山色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不得一至今目風雨如此應難躡展尤物之緣又慳矣庚午過繁昌穿三山磯夾磯口有三峰妍秀故名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甚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卽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壬申過梁山兩山據岸若雙眉東曰博望西曰梁山亦名峩眉太白所謂天門中斷者也至采石艤舟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於

祠老檜陰蔽堂前，皆千百年物。傍水有峨眉亭，望青
山如鏡內。約眉妖，舊澹冶所稱尤物者，寧獨九子世
俗多言李白于此醉泛舟于江，見月影俯而拾之，遂
溺死。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
云：陽冰試弦歌于當塗，公疾革，函草藁手集，未修枕
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
而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大約白生于蜀，婚于楚，久
居于齊魯，徂徠山蹇于長安，浪游于燕晉，岐邠之郊
轉徙金陵，秋浦卧于匡廬，囚于潯陽，流于夜郎，得釋
徘徊江上，卒于當塗，此其更涉之大槩也。以爲匡廬

人及山東人。秦人者皆非。其實蜀人也。生于彰明之青蓮鄉。大匡山有讀書臺。隴西院卽其故居。去蜀後有妹名月圓。前嫁巴子。留不去。死葬鄉內。墓去今隴西院百步。唐梓州刺史碑。及綿州刺史高祝記。去白未遠。實有可據。夫生前則人人欲殺。死後則處處相爭。可發一笑也。此地一名牛渚。卽溫嶠燃犀處。與和州對岸。隋韓擒虎平陳。宋曹彬下南唐。及本朝取建業。皆從此渡。以江面較狹也。然微風起。輒生巨浪。劉賓客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謂此磯也。下臨澄潭。石骨空中多竇。漁翁實之以小舟。係其旁。往來舟中。

望金陵三山了了爲之一快癸酉早扈金陵從上清
河至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岸時有人家朱欄翠袖嬌
然楊柳茂鬱間以蘆葦過長橋二泊于南門望見大
報恩寺塔金碧陸離直挿天外獨步徃至長干里寺
內杉栢陰森碧瓦朱垣鱗接正殿俱燼之火緬想遺
制真規祈年未央後來物力已衰不能復也所存者
浮圖耳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
入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至
國朝改爲報恩後塔頂欹斜萬曆庚子辛丑間僧雪
浪正之費頗不貲今巋然儼立尊嚴矣登塔可三級

許盡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鍾陵牛首栖霞可數
信矣江左之多佳麗也以踵疲遂下過潦上豪其前
卽舊放生池也沒于中貴今祠部復之殿雖以回祿
廢然其旁楹及庫房尚存他境視之俱可作殿堂者
甲戌步入城南門街俱以青石爲砌如鏡光瑩傳聞
以大朝豐碑爲之予謂此或曩代事耳昔魏文取兩
漢碑爲九華殿基識者已知當塗之德不長宋天聖
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
輓甃當時以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
後雖遷一官大爲朝士所笑況在聖朝寧有茲事不

足信也登舟穿文德橋兩岸盡閣朱樓流丹騰綠蛇
草植于楹欄文石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鬟照水青
雀之舫霞騰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岸步上
鷄鳴山卽雷次宗舊講肆也山門依巖朱垣夾道松
栢陰鬱少憇憑虛閣望鍾陵山色及玄武湖水光晶
耀樹如螺黛青溪故道隱隱可尋發源鍾山滙爲玄
武湖由潮溝流入城中直接秦淮凡七曲北門橋及
竹橋大中橋等七橋卽七曲遺跡也至宋時已淤塞
止存一曲矣復登舟尋故道盪舟者愈多至秦淮曲
折處疑卽舊所云汝南灣者昔陸慧曉家于灣前張

融牽舟卜隣劉獻兄弟并居其間水有異味共酌飲
之視吾輩煮茗相對已豪奢矣舍舟步往遊天界寺
門內古栢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王居其餘蘭若
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牆明窻紫案淨不容唾
竹色騰綠佳菓駢列僧雖文弱多解點茶焚香讀肇
論臨黃庭間曉音律碧雲紅樓之藻時亦有之不及
適至偶至一菴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定鑿大
士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
不俗出寺至對門碧峯寺左右頭菴中一圍皆修竹
中有澗汨汨穿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復過橋始

入法堂時新篁作嫩綠色照曜几案主僧舊知也爲予收拾一室以待閒來清坐乙亥天微雨不能遠遊時步天界穿古檜下登昆盧閣遠望六朝遺事隱隱煙雨中自此以後移居石頭菴爲竹色所醉且覓得新書數部坐竹中展玩不出蓋予家園亦有竹萬部夏來如沁雪無阮宣之隱操故捨之而出至此觸目琳琅乃不啻故園則予于此君亦大有緣矣今江南竹多緝瓦棺諸處皆蕭然無一竿存者此地獨蒼翠如故亦殊異凡客有來訪者則一應之終不爲倡予本爲偷閒而來若復奔波應酬豈是本懷惟故友焦

茂直下世不勝感嘆往哭之而晤其尊人弱侯公稍
稍論學間有招予于桃葉渡者或一往以破悶懷至
庚辰日買一小舟由城濠入時競渡已迫龍舟亂秦
淮間盡橋士女闐隘清波舟中望鍾山翠色撲人衣
袂蓋雨後發其葱蘢故爾五月初一日辛巳泛于城
外草上蛺蝶如楊花予曰此六朝佳麗地驚蛺蝶諸
郎所變化也此後競渡之節逾近五色龍舟飛渡水
滸弄舟者多美少年舟與裝一色分部角勝簫鼓若
沸歌笑聲動天地自桃葉渡口上下可五六里許士
女相邀觀渡水閣柳北中如珂雪外織雕欄繡簾半

釣珠翠隱隱或載酒盡舫流連清波其舟皆四列軒
窗上起重樓所之水文作丹砂瀾夜靜方聞清歌玉
碎珠串予等閒以一舟同狎友山僧數人伊蒲相對
往來七曲間對之如游雲幻霞亦自快人至于新鶯
之閣霞城之社皆解以芙蓉養紙柳絮裁詩琉璃硯
匣翡翠筆牀可對揮灑而供嘯咏者蕩舟之日時一
寓目蓋少年時煙霞粉黛互戰而不相降邇煙霞則
入煙霞近粉黛亦趨粉黛中年以後煙霞趣重粉黛
習輕一歲中半住淨藍常借清冷以消煩鬱近來頗
學都無事矣而偶對此境如雷開蟄戶春萌草色若

不能自止者豈無生力微不能消除耶抑外境太強
能令飲光起舞一角失通耶豈予所云剛骨賦情者
亦名人之常態耶第以舍塵入道期此生盡遮梁習
餒之肌骨比于書紳誓墓而脫口未終旋已背之無
間人笑鸚鵡之舌而捫心自反寧不內媿古人解理
之後期盡今時必如蓮花出水不着一滴乃爲諦當
至于安那般若之禪白骨流光之觀亦非多事正以
攀猿渴鹿釋此不除若舍道人本色行徑而乃云依
憑名教酷非所屑欲世人知之濠上所未解也歸無
事書以志戒戊子絕秦淮之跡天微雨長干道如

拭乃與游侶步至高座寺而花臺覓石子至梅子岡
尋謝安石墓不得或云晉時葬于此後移之宜興九
鴟口矣客有話安石作土山擬東山事者予曰安石
煙霞骨也當其栖隱東山與王右軍支遁游處辭吏
部郎作書絕范尚書爲叔夜之後一人朝庭嚴以禁
錮已得遂其隱情自謂當于茲焉老矣及出秉機軸
從容而杜移鼎之奸宴衍而清斷流之寇功愈高而
陵霞之韻愈切至于築土以像故隱營墅列館栽花
種竹盖未常一日忘東山也昔孫仲益記湖山謂王
公貴人思振纓上之塵于泉石而不得則盡寒林雪

竹黃蘆睡鴨于團扇曲屏以供耳目之玩土山之擬
幾于效愚公故事益又甚矣其後避道于國寶之讒
出鎮廣陵築新城造汎鳧之槩欲經畧恒定取道還
東盖亦未常一日忘東山也孰知白鷄兆夢金鼓罷
鳴而東山之卧竟齋志沒矣嗟乎居不賞之地挾震
主之威而孤兒鼠子從中黜之不置若非望重氣平
心跡明白則上蔡之犬華亭之鶴其事且不可知欲
求如陶元亮之優游晚節乘謹而去也安可得哉信
乎出易處難而隱福之未易享也予謂安石別有絕
人之量故不顯其剛骨而情之膩則與白蘇諸公等

乃其用世之妙決非白蘇諸公所能及蓋古今事業
有從才出者有從氣出者惟安石從韻來至簡至輕
若山光水色可見而不可攬自汾水喪堯以來別有
一種玄澹脉絡春風沂水卽其流派無事之事不治
之治不言而綜所謂藏出世于經世者也至于詩文
之技不多見若有遜白蘇者然作簡文謚議桓大將
軍比之碎金見虎一毛已知其斑夫諸公皆具三不
朽事而境與願違不能安衡泌者總輸陶公一耐字
耳數日來見金陵秀壁如林憶江左名士如沙而所
玄對者鍾山神交者謝安石也是亦一快也壬辰以

舟遊燕子磯過清凉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宿于
草鞋夾雨大注癸巳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子磯關
壯繆廟前兩山如雙岫一奉佛一奉壯繆溪流間之
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士女皆來謁神予赴游
人未集登燕子磯拾級而上攀朱欄登亭大江縈繞
一峯峙水端與游人指點金陵形勝鍾山自東北而
展旆于西南大江自西南而委練于東北覆舟阻其
後聚寶當其前青龍石砲當其左石頭三山踞其右
而秦淮以一縷橫其中大畧漠後郡城皆在淮水南
八朝宮城皆在淮水北而近覆舟楚秦隋唐之城皆

在淮水西北而據石頭揚吳以後之城皆跨淮水南
北而近聚寶本朝因山距淮盡乎四極此其大畧也
下山過橋兩山忽開罅若門踰門寺依巖傍江石壁
間乳懸若蜂房蠟淚大如楊惠之所塑楞伽壁也登
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欲浮去似難久住者午後遊
人俱集兩山皆綺羅無隙地笙歌鼎沸日將暮予移
舟歸見遊人往者方如織宿于石頭城卽吾家妙德
先生授命處也機事不密父子俱隕可爲雪涕石色
如鐵襍苔斑微月中視之真類虎踞甲午從菴中移
入城內水閣初意謝容而來者紛如須一還刺乃移

秦淮渡口子之乙未大會文士三十餘人于秦淮水閣已亥大會詞客三十餘人于秦淮水閣校書二人賦得月映清淮流五言律六韻先是與二三老詞人同議詩題以時值月滿又在秦淮故命此題爲賦分題後復約曰是會也共探驪珠期于見寶若侯之異日則殘唾可拾捉刀可代何必名士登壇有不能墨其楮者共罰之皆曰諾至日中予得一律卽工拙不論要以存社中故事并遵前約及迫暮主盟者已先逝矣次日語人曰詩題本旨原係長淮非此地也有入金陵事者卽爲失旨予聞而大笑曰此鐵布障也

今士子試四書題尚各出新意况詩乎且出題半屬
予意誰定其旨予從此更不復赴詩壇矣丁未因水
閤應酬繁甚乃復出石頭薺以小舟從水西門出天
溽暑係舟寨公橋下風入石圈內陰陰蕭蕭水作湛
盧色先時鹽汗交流頃之想衣裘矣抵庵穿修竹徑
過危橋息于僧舍清寂之甚六月初一日庚戌大會
文士四十餘人于羅近溪先生祠風雨大作歌笑之
聲直敵滂沱自此日後禁足石頭薺竹雪冷然渾失
驕陽直至十五日甲子往遊牛首涉原隰見大江積
雪浩然憇于鐵心橋暑甚息古寺中松栢鬱然門徑

風勢襲人復行十餘里登山至寺門足幾不能前蓋山之背金陵而南向者獨此刹故行至山足尚不識寺所在屢攀躋乃見樓閣枕藉旣入寺陟一重堦陰風凜然至白雲梯下酌清泉時月漸升林坐喬松下快譚乙丑登白雲梯過大銀杏樹下樹亦千年物記萬曆癸巳歲來遊此地甚嘆茲樹之奇故予有南唐今日樹長生之句今十七年矣登殿禮如來西行至禪堂憩關公殿內閉門看塔影倒垂予殊不訝其奇以佛法廣大不足奇也歷層級至辟支洞洞甚陰森其殿已頽然西望江如積雪此中微加點綴實爲山

中第一勝也東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磴半里許至文殊洞煩暑憊甚甫入洞涼沁骨子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予少經一部予出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因施數鏤因念此中酷暑內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也至方丈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極僧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巔風勢襲人等風穴前望獻花巖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望山口人家田疇林樾水色令人作栖隱想後則山松鬱然時露怖石峻峻有媚趣久之乃下至一僧舍據山

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出山門高嶺上看大江
落日亦一雄快月色冷冷歸飲丙寅緣牛首山嶺走
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
過嶺從寺脇入息于閣中至山門涼風襲人走獻花
巖入洞少憩登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合可數也
飲後登山過伏虎巖其上有閣亦可坐江雪逾近歸
飲閣上月色出萬松中清絕癸酉返石頭菴與金髯
別予走金山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甚淨岸上竹樹
陰翳涼風乍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至此甲戌癸
舟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罡風吹衣有寒色下逾溪至

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尤厲息于天王殿前婆羅樹下
樹與燕京西山卧佛寺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
正對西斜陽爍巖石浪光晃耀至山門前近一中貴
墳有石路可坐乙亥往遊栖霞途中黛色層疊包絡
田疇入山穿喬松巉石中息于蒼麓禪室樓後開窻
見斷巖有落勢躡山徑過石梁尋中峯澗道幽清如
故而山石稍加穿鑿畧損其致至乳泉聽泉下至千
佛巖巖架以閣重墻圍繞甚壯麗酌品外泉過方丈
入大殿禮佛時日如炙急往覓天開巖息于珠泉過
般若臺坐叢桂下行亂石澗邊石多如太湖者喬松

夾道遠望巖壑了不可測抵巖巖石巉巉數月前忽
中裂一片塞路爲好事者刻禹碑作一石墻寘之歸
納涼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暮宿山
中丙子出山至黃家渡登舟丁丑過儀真黃天蕩水
勢洶湧甚年抵金山萬派爭流一拳孤峙息于水月
樓登妙高臺風濤際天簌蕩川岳東望大海水氣浩
白無際信哉大地皆水輪持也予謂游侶曰闔江深
五里則山之出水者無幾其果本豐而未銳耶抑上
如荷葉之浮而下如荷柄耶往聞之故老云昔有一
小沙彌面如髥喜入水或經晝夜不出偶一日沉江

底以手搖山柄大動山上人皆驚訊之始知此沙彌
所爲衆詬之遂入水去相傳爲龍沙彌由此觀之由
下信如荷柄經江水千萬年洗磨駁蝕必有奇竅異
色待滄海揚塵時來一觀之當不減碧玲瓏耳第以
一柄載豐顱樓閣磊珂其間江水怒濤日夜剝削不
休而海風常如毗嵐晝夜嘯吸飄搖恐荷柄忽折將
奈何予急挂帆行矣頗爲山中人危之遊侶張目視
予予笑方悟其謔也下至山門見前有亂石浮水上
相傳爲郭璞墓按金華楊氏洞天記云中國洞天生
不載于籍者尚多金山龍遊寺其一也昔張安道守

滁入琅琊山藏經院得木匣乃楞伽經也見經中字
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遂
續書其後字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鏤行子瞻
居此與佛印元公同校入梓名曰再生經今繙經室
猶存夜坐水月樓取泉水烹茶中冷泉原在江心此
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慧泉下蓋以中冷爲第一者
乃劉伯蕩耳陸羽所品首廬山康王谷水簾水而居
南零第七故謂慧山爲二泉者但次康王谷水非次
南零也羽別水有神識豈伯蕩所敢望當以羽言爲
正張又新刺末嘉時過桐廬江至嚴瀨以茶試水甚

佳云去楊子南零遠甚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
不下南零巖灘水晶殿皆勝南零則呼爲第一泉
者誤矣真南零尚然况井中水哉山僧遺以鼓予笑
曰憶子瞻齋厨法鼓之句則金山鼓自元公以來有
之然元公道法不傳而鼓法獨傳可謂善轉食輪者
或云陸機所云未下鹽鼓卽此秣末通也則其來更
遠矣戊寅步廻廊下欄外滂湃者卽蜀雪也遍覽壁
間詩惟張祐孫魴二詩真成獨步予謂祐詩實遠過
徐凝而不見取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
祐不應招辟老于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

有致者而唐書不爲立傳殊可恨魴江西南昌人畫
工子也七月初一日庚辰移舟京口丁卯橋下許渾
別業近此橋故以丁卯名集壬午飲于甘露寺旁竹
園中竹氣含雪霰令人憶箕簞谷也暑甚不及登山
甲寅辰過丹陽舊以此地卽楚丹陽誤矣楚丹陽今
歸州是至蔣墅賀中秘虛谷及令子函伯邀游篁川
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中始至園園內彌望皆
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小鑑湖岸上望
水色澹澹數折入栢巷抵霞標閣閣外皆植桃故以
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窻則

游魚藻泳好鳥和鳴閣下頗清涼復循故路至小鑑
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村遠望朱欄若魚網曲折水上
過橋登鑑閣罡風襲衣閣下小飲冥酒樓船夜泛乙
酉飯後以暑甚暫移行李入篁川遂居篁川之霞標
閣下樓畔左右有讀書室數楹開軒則水氣浸几案
意甚樂之戊子清坐水軒晚泛舟湖中飲于鑑閣前
橋上予曰可名爲宛轉橋也入夜水色月光澄湛朗
徹壬辰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霞標閣右軒登舟沿堤
碧梧翠柳紫微花處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
花渡又里許至篁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秘室畫閣可

居眷屬循莊右掖行曲溪復回棹穿小橋入湖中望
鑑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過曲溪至霞襟閣後
登岸乙未始憶今歲有計偕之後孝廉船已西北上
者念吳越山水非草草可了宜割愛以俟後來暑氣
未減姑靜坐篁川以俟中秋後取道入都志既定乃
發鳧舟還楚蓋漕河不宜此舟也囑舟人及還楚僕
從曰此去都門得失未可必然間則可必也謹視吾
舟桃花水生吾携吾間歸矣丙申晨起風和氣爽開
水軒窻百舌弄聲游魚穿窻下甚適月上飲宛轉橋
摘露桃食之庚子過秋水亭息于石橋往蓮花渠觀

蓮小僅下摘蓮房回登舟中水風冷冷癸卯獨登舟
舟在垂楊中水風甚爽令童子解纜聽其蕩漾俄近
小嶼上有亭綠葉朱欄若織登亭少息涼乃不如舟
中復入舟假寐醒見紫薇花點綴水邊大有幽致歸
霞標閣下取剩飯飼小魚皆聚軒窗下吸取以紙投
轍棄去甲辰泛舟至鑑閣閣後皆垂楊對宛轉橋島
嶼攢簇周遭一鑑不知出路自此日始偶拈帖括失
其間趣心境相違一病苦甚幾不能全其軀矣至八
月初十日戊午病稍間往京口問醫出篁川門見禾
穗穰穰較一月前所見稻花香撲鼻矣又靜忽舟行

頗適入暮月色入舟天氣漸涼辛酉抵鎮江居甘露寺按甘露寺乃唐寶曆中李衛公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茲山故名舊有多景樓而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會昌五年毀天下寺宇此寺以祝釐得不毀晉及六朝畫板俱移其中其藏經是六朝人書卷尾列晉王總持名煬帝字也平江南鳩集于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有手植檜宋哲宗元祐間盡燬于火江南從此遂絕晉筆所存者惟衛公鐵塔及米元章淨名齋耳後屢加修飭莫還舊觀今日江山如故而荒落尤甚訊淨名齋亦迷其迹矣元

章時寺有仲宣長老與之爲禪友蔣穎叔亦以詩相
往來當是了元一輩人而此中無知者壬戌上北固
過天津泉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帆往
來金焦孤峙水上至殿前山疊疊大江出其右瞻禮
後至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洲平疇稻畦茸
茸左至石亭得江最多晚風甚勁或曰此長潮風也
近夜月尤晶明以興水相遭故癸亥復登山山門題
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踞筆踞南宋人書學米
老逼真畫亦然所著有雲壑集坐凌雲亭見稻田如
掌引大江水成渠曲折送閭垂楊覆之甚可泛風勁

甚出寺門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如象鼻迴繞尋舊路歸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頗有泐石雲襍霧裂類假山卽狼石處也穿襪籬歸是夜爲中秋月不明數月內天旱無夜無月至中秋人人思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揜乃知如意未可易得甲子遊鶴林寺寺久廢陸尚書五臺諸公復知東坡和刁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籤牆上景純名約家有藏春塢子玉名瑾子瞻妙夫亦能詩又見孫觀岳珂書觀字仲益晉陵人曾見其所作華山記湖山記皆佳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蓋老

坡沾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蹟頗多高宗書七佛剎尚存其一字頗類魯直過古竹院卽竹院逢僧話地也竹色甚蒼翠前山名黃鶴宋書爲黃鶴一名戴公山以戴公若居此宋武帝所云東巡當宴戴公山下者也子瞻遊鶴林詩有戴公山下野桃香句其跡甚明史稱竹林甚美卽今竹院人因李涉竹院僧話可遂謂竹院始此而不知卽戴公竹林精舍也修一統志者不列之流寓于黃鶴山下都不著其事實近輯廣輿記者亦不載夫戴公隱德琴心所之山川生韻酈道元等尚取以文楚中之陋

而此中係栖息之地乃不一表識可笑也江左慧人多在建業京口已自寥寥復堪遺耶其右爲濂溪書院中有小蓮池可少憩昔米元章愛此中松石沉秀願死後作寺伽藍至易蕢時故像頽毀後人因而奉之作袍笏像予謂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等去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者菩薩護法無所揀擇歟日未下春將取道往招隱覓黃長睿學士釜鬣訊之僧云此中已久不識矣長睿名伯思邵武人學問該博著有東觀集一百卷今東觀餘論乃其片甲深通禪理跋寶王論有深解臨終修念佛三

昧而化葬于招隱山麓李伯紀誌其墓甚詳大都與
米顛相伯仲而精核過之書法初倣歐虞後出入鍾
王間亦當不遜米者今元章之跡昭然而長睿藏舟
處竟不可尋與戴仲若隱居同一湮滅非二公之不
幸乃江山之不幸也他日有緣于此處立精舍以祠
三公爲江山補此闕典當令過此者三日猶香數日
來所玄對者金焦而神交者戴仲若米元章黃長睿
也是又一快也丙寅往游焦山風勢大作山予舊遊
有野意大勝金山獨瘞鶴銘之疑未決欲親往勘之
蓋此銘諸家若聚訟以爲王右軍書者蘇子美也以

爲顏魯公書者歐陽公也以爲顧況書者沈存中也
以爲陶隱居書者黃長睿也以爲諸公皆非而別有
隱君子書者董道也惟黃魯直斷乎以爲非右軍不
能謂爲天字之祖龍瓜遺法歐薛顏柳諸公僅得其
髣髴津津乎不啻口出魯直于書學極深似有可憑
近世名士以爲據茅山志顧況居葛蒲潭自號華陽
真逸銘字是况無疑不知銘石後有貞觀王璿書已
學其體况去貞觀年尚遠何得先有此書安知修志
者非偶據書銘之說而定其號耶百聞不如一見今
風色如此其緣又慳可嘆也或曰此時水未落銘石

亦不可見遂唱返棹丁卯覓舟往維揚束裝上公車
云鳧史曰甚哉名網之罾人而長往之難遂也吾媿
泚鳧矣雖然冷冷煙雲南北何擇求不失吾閒而已
遊程勝友多海內名士別有籍故不具書